

与太平书

□左中美



总想着要再写一写太平的。比如太平的人。

漾濞县城的集市周五逢集。这个古西南丝绸之路上的古驿重镇、滇西群山中遥远的边远小城，赶集的传统源远流长。民国时期，位于老城里漾濞江畔的集市名“云集场”，寓“万商云集”之意，面积500多平方米，内建有瓦屋平房街坊100多间，纵横有序，前后设推，行业各安本位，井井有条。集市三日一集，逢街期，人潮如水，大理、下关、祥云、巍山、洱源一带商人运进红糖、乳扇、干鱼、茶叶及杂货；保山、永平商人运进保山布（永昌布）、黄烟、铁锅、铁农具等商品。而各地商人从漾濞运回去的则大多是核桃、核桃油、皮张、药材以及其他各种土特产。

想必也是传统，漾濞集市是个惯于赶早的集市。早起上班穿过街市，市集已然进入高峰，卖的买买的买，满集上一片热闹。这集市，除了城管部门对贸易品类的分块归集，还有一些民间自发的归集在里面，比如从哪个山头或是村庄来的人们习惯在哪条街上的哪段上摆摊。在我上班的单位大门外的一段路上，卖各种东西的大体都是从太平下来的人。在漾濞的各个乡镇里，太平那地方的口音最独特，最易分辨。他们所售卖的东西，包括各种时鲜蔬菜、药草、蜂蜜、鸡蛋，以及各种时鲜的山货。这些山货，春天的时候是香椿、金雀花、蕨菜、刺老苞、老母鸡菜，入夏是桃李李子、蘑菇木耳，秋冬时节会有蜂蛹。我许多时候便从这集市上感知着村庄的农事、山野的情形。

而除了集市，即便是在整个县城里，从县内的各个乡镇到城里来做生意的人中，来自太平的亦最多。改革开放数十年，市场放开，经济活跃，太平人在县城，开饭店、卖核桃、经营服装店、摩托车店，经营的行业涉及广泛。

再比如太平的路。说起来，太平人之广泛深厚的商业意识和商业热情，源起便在于太平的路。

发端于汉代、起始于成都的古西南丝绸之路到大理后，沿西洱河峡谷及漾濞江峡谷进漾濞，过了漾濞城，上秀岭坡，一日行程，秀岭坡尽，古道一路往下，便进了太平，在太平境内，沿着那条峡谷间的小河，左右腾挪，半日方得出谷。峡谷间的这条小河，一名八达，一名九渡，不论是八达还是九渡，皆为言其弯曲、蜿蜒之状。河岸上窄窄的太平小镇，是古道在漾濞境内的又一名称，古称太平铺。出太平铺三五里，路下河畔的山坡上有一个古村庄名叫打牛坪，相传当年诸葛亮率军南征行至此地，曾在此教土人鞭牛以代刀耕，故得名。明、清之际，此地曾设有打牛坪巡检司，辖一方军政事务，级别仅次于县府。历史上，从这条穿山越岭的

迢迢古道上，走来了马帮，走来了军队，走来了贩夫走卒，走来了山水行者，走来了朝廷官员，走来了文人墨客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漾濞学者马紫钟编纂《漾濞古代艺文选》，当中有近半诗文皆是写太平铺和打牛坪的，杨升庵《滇程记》《徐霞客游记》等，皆对太平之地作了记述，足见太平之声名、之隘要。

太平是经历过大苦难的。古道上的太平，因路而扬名、而繁盛，亦因路而磨难、而坚强。上世纪30年代末，抗日的烽火狼烟中，为力挽国家民族于危难，政府下令紧急修筑滇缅公路。这条被誉为“抗战生命线”的救亡之路一路沿古道穿过漾濞。在国家民族的大危难中，公路所穿过的太平，亦付出了艰难的牺牲。“你们问小尖山咋个挖？那是个大石岭岗，万丈悬崖大崖子，大陡坡，人和车栽下去，尸骨都找不着。炸药少，硬是用人工开挖。男人大部分抽去顺源河造桥，我们太平妇女能干嘛呢，打炮眼妇女扶炮杆，男人打铁锤。挖这条路，跌下去死了好几个人呢，害怕得很。”小尖山在太平集镇往外两三里的地方，至今，在路旁的一面青色山石上，还清晰地看得到当年人们刻下的两个字：前进。那年到太平去，当年参加过修筑滇缅公路的梅品珍老人还健在，90岁的梅奶奶坐在太平集镇上自家店铺的屋檐下，回忆当年修路的时候自己才十三四岁，讲起那些艰难修路的情形，依然感叹唏嘘。“这些年，好些人来找问滇缅公路，在街上问着半大娃娃，说认不得。我说就在脚底下嘛，脚底下这条路就是滇缅公路。”

抗战胜利，当年从这条路上坐着卡车奔向前线的人，有许多再也未能回来。近千里的滇缅公路留在那里，成为滇西最重要的交通主干道，而太平，作为这条交通要道上一个近乎符号化的节点，流传在往来于这条道路上的人们口中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历经磨难的太平，很快进入到新的生活里，集上的人们把门铺朝着街面一开，各样生意又活色生香地做了起来。饭铺旅馆，山货土杂，车油马鞍，水粉胭脂，地方虽小，而城里有的货品，在这里大多也都能买得到。

至上世纪80年代，320国道沿漾濞江峡谷从顺源而去，昔日的滚滚车流不再从此经过，这一来，繁盛的太平，一时冷落了下来。然而，久远的古道所滋养出来的那种浓厚的商业意识，却依然深深濡染在太平人的生活里。记得那年初夏，坐车路过太平，镇外路旁，一个年轻姑娘面前摆着两塑料袋鸡土从，袋子抽开，看见有车过来便挥着手说：“买鸡土从来啦！刚采的鸡枞！”

恰若清魏源《默觚上》之句：不乱离，不知太平之难。在漾濞民间，关于“太平”名字的由来是这样解释的：汉丞相诸葛亮率军南征，七擒孟获，终于收服了以孟获为首的南中地

却是时有耳闻。小店里传来许多“据说”：据说他老实得像个农老，没有架子；据说他爱穿草鞋，人称他“草鞋司令”；据说他枪法如神，百发百中；据说他有个人小鬼班，个个不怕死，也都是神枪手；据说他身经百战，没有打过败仗。他名扬粤赣，有人叫他总队长，有人称他纵队司令，但那都是官衔，老百姓最习惯叫的还是“老货”。后来知道，那时他并不老，才40岁出头。只因为指挥员需有代号，他比别人年纪大，于是自称“老货”。

他经常率部打仗，影响最大的，莫过于解放湖寮之战。湖寮镇为县政府所在地，有一个自卫大队保卫，在镇北五虎山上，建有两座大炮楼。1949年新年后的某日，刘永生率部进行奇袭，全歼湖寮守敌，同时击溃各路援敌。此役是元旦刚成立的以刘永生为司令的闽粤赣边纵队的首战，辉煌的战果，让国民党当局大为恐慌。消息也不胫而走，百姓大受鼓舞，随后几个月里，全县都获解放。粤东地区的许多地方，也都纷纷变为红色。据说，闽粤赣边区的胜利，得到毛主席的表扬，亲自批复表示祝贺。

“老货”老家不在广东，他是福建上杭县人。他最早的革命活动，也都在福建闽西。1949年，蒋介石嫡系胡璉率国民党残部一万多人，于这年8月从江西进入粤东一带，企图经汕头逃跑。

“老货”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司令，多次与胡璉兵团交锋，屡屡阻击和进攻突围逃窜之敌。“老货”亲自率部，常以声东击西等法，把胡璉部队打得仓皇鼠窜。我家在韩江边，不时见到胡璉部队南逃的狼狽相。

“老货”部队穷追猛打胡璉残部，直到汕头市。后来据参战老战士回忆：1949年10月24日，“老货”进入汕头市时，十分威武和神气，他骑着一头白色大马，市民沿街高喊：“老货！老货！”

方势力，即将班师凯旋之际，对饱受战乱之苦的当地百姓说：“如今夷汉一家，天下太平，百姓可以安生过自己的日子了。”是故得太平之名。现今的太平集镇所在地，旧时又名汉营，相传诸葛亮曾率军屯兵于此。清乾隆年间所列漾濞八景之一的“汉营夜月”便出于此处。

“春晓驱牛独抱犁，绿烟烟雨鹭鸶啼。分明一片隆中地，移向天南作稼畦。”明代浙江人氏黄中的一首《打牛坪》诗，留下500年前打牛坪的春天烟雨蛙耕的画面。前几年去太平，节令正是春夏之间，艳阳初炽，站在滇缅公路上望坡下的打牛坪，不闻打牛耕犁之声，但见午后的村庄隐在一片发绿的核桃林间，安静异常。

今年春上，又去太平。这回去的是离太平乡镇不远的一个名叫梅树的村庄，入得村去，见一村梨花正盛，满目雪白。低处，路上路下的豌豆开了花，恍若一片紫蝶翩翩。这旧时多见低矮木房的古老彝族村庄，凭着脱贫攻坚和特色民族村寨建设项目的扶持，而今水通路畅，户户展新颜。循着村中蜿蜒在核桃林下的干净弹石路进去，一户人家新居的洁白屋墙上，赫然写着“和谐盛世”。村下不远处古老的太平集镇，而今正在向旅游小镇建设迈进。街下，八达河的溪水清越，两岸群峰青山倒影。

总想着，要再写一写太平的。若不然，心里便觉着对不住这方山水。然而却不知怎么地，每回想着要写要写，临要下笔，却又情怯起来，生怕一下笔，比不下笔更加对不住这片山水。

从外县来的年轻文友江静龙数年前大学毕业，如孙悟空翻跟头，一跟头“翻”到他早先听也不曾听说过的太平乡的独田完小去工作，在那里教了几年课。后来，见他写的文字里，时时便见出太平的模样来。前一年，写出一篇长长的《众生太平》，里面写到太平乡构皮村口的“观音高祖寺”，记述了寺门上的一副楹联：晨钟暮鼓响山涧/慈航普渡有缘人。观音是否可尊为“高祖”，文章里面也提出似值得商榷。我去过那间简陋的村口小寺，除了观音塑像，里面并没有钟鼓。然而，人们在进过了这寺门、拜过了里面的观音之后，内心里想必已获得了所要祈求的安宁，至少是暂时地获得了安宁。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：“这是生命的太平之地。”

我想，这个在文字里缓缓讲述着太平的年轻人，他已经从在这片土地上工作、生活以及行走的经历里，懂得了太平，至少是懂得了它的部分。

又想起那年春夏的太平之行，写下的两句话：青山看不尽，莫道步履迟。而今，倏忽数年又过去，太平虽一去再去，笔下却依然写不出多的字来，只感觉那看不尽的青山，万年披绿；行不尽的太平，岁月久长。

后来知道，“老货”于全国解放后调回福建省，先后担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兼福建省军区司令员、副省长等职，军衔是少将。“刘永生副省长”“刘永生将军”，那是后来福建人对他的新称呼，我们家乡人提起他，依旧叫“老货”！

在小店里，除了听英雄故事、游击战事，也常见吹牛打赌一类笑话闲聊。有一天，见店里挂着一串芭蕉，有四五十根。不知谁发话：“你们谁能把那串芭蕉吃掉？那算本事！”“我就能吃掉！”一个小伙子接话。“你真能吃？”“我吃了你出钱？”“我出就我出！”话赶话，真打起赌来了。小伙子也真的开吃了。一根一根又一根，不到半小时，吃了40根。“你信不信我能吃完？要是信，这钱我出三分之一，你出三分之二。”观赌的人于是煽动：“他吃不下了，让他赌到底！”“好，你吃完，钱我出了！”小伙子终于露出难色，艰难地把它吃完了。第二天，小伙子说：“我昨夜一个晚上睡不着觉，肚子难受死了。以后再也不敢赌了，不然人会死的。”“我也亏了，白白赔了一串芭蕉！”给老婆骂了一夜！”现场一番大笑。

在小店里，我获得许多信息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小店门前那棵大树被洪水冲掉了，小店因连年洪水浸泡，两三年后也垮塌了。人们闲聊就没地方了。但在我，对那时的情景，记忆却依然清晰。

中国红

□丁利

红岩上红梅开/千里冰霜脚下踩/三九严寒何所惧/一片丹心向阳开……

离开吉林桦甸的清晨，一场大雾笼罩了这座梦幻般的山水小城。

我走出白云国际宾馆，独自徜徉在对面的花园里。一枚枚红，在乳白的雾色中若隐若现，伴着《红梅赞》昂扬乐曲，在广场中央曼舞，似漫天飞舞绽放的点点红梅，那似江畔浪花里沐浴的火烈鸟，还似正月十五雪打的红灯笼……

这不就是一枚枚枫叶红吗？近前，方知是一群身着红色服装的老阿姨在跳广场舞，火一样燃烧的热情，在乳白的雾色中尽情释放。每一个老人，都是一枚晚秋枫叶，一首歌、一曲舞，深情表达对党、对祖国、对新时代的衷心爱戴！虚幻靓丽的枫林里，梦境一样走来了秋瑾、江姐、赵一曼、杨开慧……是她们用生命映红了祖国的大美江山。

桦甸之美早闻其名。说实话，这次我是奔枫叶来的，可惜来早了，枫叶还隐藏在7月的莽林深处。未见枫叶红，不免在心里有些失落。白桦林，亭亭玉立，宛如清纯少女楚楚动人；松柏、曲柳，高大挺拔，宛如顶天立地的抗联英雄；一江碧水环绕青山，坐在小船上，满目苍翠。但没有红叶，总感觉白就过于单调，绿就过于平素，湖就过于清淡。好在眼前的雾白与红梅相融相济，倒也缓解了我对枫叶红长久的迷恋和神往。

二

桦甸是生态之城，更是一座英雄之城。

行走在抗联英雄杨靖宇将军的“蒿子湖密营”，虽不见漫山遍野的枫叶红，我的眼前却一次次出现奇妙的幻觉：那一丛丛红，不就是杨靖宇将军带领抗联战士，在密林里四面出击，攻打红石砬子，枪口喷出的仇恨火焰吗？那一片片红，不就是抗联英雄用鲜血和生命染红的蒿草吗？那一串串红，不就是杨靖宇、魏拯民在这里指挥“柳树河子之战”时，击落敌机一架，印在山崖上的彩虹吗？那一点点红，不就是杨靖宇指挥警卫旅袭击了六号桥，大获全胜，挂在桥头上的捷报吗……

行走桦甸，透过“枫叶红”，我分明看到了，在延安、在井冈山、在南昌、在遵义、在嘉兴南湖……枫叶红满天地，气贯长虹。

三

船在白山湖上飞。两岸层峦叠嶂刚退去，奇峰异石又接踵而来。

湖区内，山、水、树交相辉映，百处自然景观，构成了动感十足的桦甸山水画廊。青山、绿水、蓝天、白云，柔在湖中摇曳多姿。坐在船舱里，行在峡谷里，不免想入非非：“红石湖”人称东北第一峡湖，怎么只见红不见绿呢？遐想中，忽有一首歌从船头甲板上传过来：

我爱你中国/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/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/我爱你森林无边/我爱你群山巍峨/我爱你淙淙的小河/荡着清波从我的梦中流过……

桦甸一位年轻的作家，高昂着头，张开双臂，在飘扬的五星红旗下纵情放歌，这姿态让我想起《战狼2》主角举着中国国旗穿过交战区时的感人画面。一船人不约而同站了起来，一边鼓掌，一边歌唱《我爱你，中国》。五星红旗在船头猎猎飘扬。这不就是红叶吗？这不就是我要寻找的红叶吗？远眺整个白山湖面，往返的游船上，都有一面国旗在跳跃，如一盏灯，照亮了绿色的湖面；如一团火，点燃了天边的云彩；如一枚枚枫叶，衬托出青山的巍峨。

这不都是中国人心中永不褪色的红叶吗？

四

桦甸以白桦得名。可我不是奔白桦而来，就想一览桦甸深秋的红叶盛景。

白桦在我行走的途中，多次相遇。内蒙古阿尔山起伏伏伏、清秀婉约的白桦林；新疆哈巴草绿茵茵的河畔，高贵典雅、笔挺洒脱的白桦林，都曾给我留下美好的记忆。

天蓝、风清、林静。

在桦甸的最后一天，我们还是走进了一大片完整的白桦林，这片白桦林带与阿尔山的白桦相比，少了张扬，多了沉静；与哈巴河的白桦相比，少了华丽，多了质朴。桦甸文联年轻漂亮的徐女士，这天身着一套红色风衣，一路欢笑走在前头，红叶一样引领我们漫步在白桦林。她介绍说：这里春季的白桦林像一群白衣天使，散发出诱人的芬芳；夏季的白桦林一片碧绿，枝叶舒展、郁郁葱葱，起伏如波；秋季的白桦林叶片由绿变黄，金光灿灿，淡红的枝梢楚楚动人，伴着苦霜勾勒出凝重的色彩；冬季的白桦林树叶虽已落光，但树梢却是紫红色的，密密麻麻，直指蓝天，彰显旺盛的生命力。

静静的白桦林，如果再有点缀，那将更富诗情画意。正这样想来，远处飘来了稚嫩而悠扬的童歌：

让我们荡起双桨/小船儿推开波浪……

寻声望去，一群“红领巾”正在白桦林里夏令营。聚了，如一盏盏熊熊燃烧的红灯烛；散了，如长在田上蓬蓬勃勃的红辣椒；远了，像一星星闪烁的小火苗，近了，却是一张张半红半绿的苹果脸。面对眼前的枫叶红，我端起相机，拍下了历史与现实、生命与自然、人类与梦想的憧憬和希望。

离开桦甸，我不再惋惜没有看到深秋的枫叶，因为在7月，这一枚枚红叶就是一艘艘红船、一朵朵红花、一颗颗红星，它红透了我的视野，红透了新时代中华儿女的心，红透了我强大的祖国！

村口有家小店

□郑荣来

夏天到了，想起儿时的纳凉情景。那是家乡的一种风情，因为天太热，晚饭后人们喜欢找个凉快之处凑在一起，一则避免家中人多憋闷，二则放松一天的劳累，神聊各种闲情轶事。我等小孩子，喜欢跟人凑热闹，听他们闲聊。

我们村口有个小杂货店，它在一座拱桥的桥头，门口又有一棵大树，是个极好的纳凉之处。店主是同姓远房堂兄，做的是小本生意，卖的是杂货用品，诸如烟酒茶叶、香烛火柴、油盐酱醋、水果香蕉之类。因为地点居中，全村人到这里都比较方便，因此每晚总有喜欢闲聊者，十个八个不等，先后来到这里报到。

我八九岁时，正是解放战争即将胜利，也是我对打仗信息很感兴趣之时。那时，日本刚投降，又逢解放战争，大人们消息灵通，常把圩日从镇上听来的新闻，七折八扣转卖到这里。

有一天，听说大麻发生了“大战”。大麻是韩江边的一个较大的圩镇，国民党政府的区署所在地，在我家沿江上行10多里处。重阳节那天，游击战士和民兵100多人，人人身怀短枪，化装成赶圩的农民，混入大麻圩内，信号一响，各自向攻击目标发起攻击。敌人措手不及，多人被打死，60多人弃枪逃跑，或举手投降，大量长短枪和子弹被缴获。游击队当场打开粮仓，给群众分发大米。

有一天，父亲带我到高陂镇上看病。刚从药店里出来，就听见枪声响起，紧接着哨声满街，正逢圩日，街上大乱。我们赶紧往码头跑，亲眼看见街上有国民党兵被打死。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赶紧乘船回到家里。当天纳凉时候，在小店里听说，那是游击队攻打区政府，说得很神：8个游击队员进街，只凭几把驳壳枪，噼噼啪啪，一个连的国民党兵把守不住，死伤多人，游击队顺利撤出，无一伤亡。



大大小小的游击战事，我们听了许多，也很感兴趣。最感兴趣的还是有名有姓的人物，特别是英雄般的人物。传得最多的是“老货”。“老货”是这里游击队的头儿，真名叫刘永生。没人知道这游击队有多少人，都住在什么地方。但到处有他们活动的信息，他们神出鬼没，今日在河东，明日在河西，有时在我家所在村口，有时在镇上。韩江两岸都是他们打游击的地方。

而“老货”其人，长什么模样，我的亲友和乡亲则没人亲眼见过，说不出他的形象特征。但他的英勇，他的善战，他的战绩，

